

我們想，這個未來的新世界，首先應該是和平的、沒有戰爭的：其次，還要進行高尚的「人已界權」的道德品質的宣傳。一定要尋求，人與人、種族與種族，以及國與國之間和平相處的關係，還要達至大家都能「不獨親其親、子其子」的境界。同時，到了二十世紀末期，甚至到了二十一世紀初期的第一個十年，我們還是同樣需要宏揚光大科學與民主。

現在，我們中國當今的口號，重點是提出反對或預防「和平演變」。我認為，這個口號有它對的一面，但也不能說是沒有錯誤的一面。這裏的問題，是和平演變的終極方向，也即是終極目的，究竟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如果採取和平演變的手段，達到我們的理想社會制度，使改變社會制度的革命，竟然能用和平的方式達到目的，這又何樂而不為呢？即使是今日的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如果他們能不採用戰爭，但卻採用內部的改造，採取和平演變的方式，把那種危礙公共社會大眾利益的私心去掉，也就不就達到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社會的境界嗎？如果一旦能做到這樣，不就給理想社會、共產主義社會或大同世界創造實現的條件嗎？我們試想，這樣的和平演變，不是很好的嗎？我們又何必反對呢？

至於這個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或大同世界的實現，雖然不一定就在二十一世紀的初期、中期或末期，但是，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認為，在二十一世紀的開端，對於理想的大同世界，的確已經更走近了一步？

許傑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

中國哲學與二十一世紀

李慎之

文化的定義極為雜多，如果再加上思想，那就更加雜多，遠非我的能力所能探討。在這裏，我寧願用中國的文化傳統或者思想傳統的概念進行論述，並把我的定義再次收縮為：經過歷代聖賢闡述，官家提倡，學者發揚，而直到五十年前還被中國人與外國人籠統地視之為中國哲學的那個思想系統，而且也只能擇取其迄今在中國人心中仍然不絕如縷的共同之點。



我要闡述的論點是：中國文化傳統將要在二十一世紀得到發揚光大。理由是中國哲學的主要命題正好與當代科學已經開始發生自我超越(或範式性革命)以後的新觀念暗合或者相通。

(一)當代科學認為宇宙是一個有創造能力的宇宙。它具有全息式的特徵，而中國哲學則歷來認為天的活動是有秩序、有規律的。所謂「天行健」，「天行有常」，「天道無親」，「天地之大德曰生」。中國哲學比較原始的立論和自信同當代科學比較精密的發現和推測有着驚人的一致。

(二)當代科學認為人是宇宙的意識的組成部分。人的大腦以全息式的原理活動。正因為如此，人才能認識宇宙。而中國哲學歷來認為「人者天地之心也」。在宇宙間，人是最可寶貴的。易傳以天地人為三才，所謂「天地之性人為貴」。中庸開宗明義就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孟子論性善，認為此性是「天之所以與我者」。「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是中國哲學不論大宗小宗一致肯定的命題。中國哲學最大的特點是以天為人間秩序與道德規範的源頭。然而據說孔夫子不大肯談這一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可是當代科學卻替他老人家填補了這個空檔。

(三)當代科學在許多學科進行了究竟至極的探索以後，認為人類要免於自我毀滅，最重要的是要重新確立價值觀念，大力加強道德意識，而且認為只能通過宗教和哲學來做到這一點。而中國哲學的特點與優點，恰好是在道德方面。當代科學的發現與中國哲學的傳統相結合，不但能如水乳之交融，而且大大加強了中國哲學的本體論的基礎。作為中國哲學的特點的「天人合一」論將更易於擺脫過去附加在它身上的各種蕪雜悠謬之說而發揚普遍的意義。

(四)中國道德哲學的中心概念是「仁」。在「仁」的概念初起時，大體上還不出「仁愛」的範圍。所謂「仁者愛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到後來，宋儒解經，以「麻木不仁」反訓「仁」，「仁」就有了普遍感應的意義。當代科學認為，宇宙間存在普遍的能量交換與信息交換。也就是說，宇宙各個組成部分之間，存在着普遍的感應。而中國哲學認為，通過仁的發用，人的最高作用在於「參天地，贊化育」，所以宇宙不但是人的價值的來源，也是人的價值的歸宿。

馮友蘭先生在解釋中國哲學的精神時，曾說過：「許多人都了解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但是卻不大了解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而中國哲學就是最能幫助人認識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因而更好地確立自己的行為準則的哲學。

基於以上的理由，我相信中國哲學將在二十一世紀得到大大的發揚。

說來奇怪，中國哲學在整個二十世紀，同更廣泛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一起，被認為是妨礙中國現代化的最大阻力，因而實際上幾乎是處於被批倒批臭

的地位。這也許是中國歷史發展中一個無法避免的過程。中國在上個世紀碰上了一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西文化相碰撞，相衝突。中國文化，尤其是作為其核心的中國哲學，就像中國的長矛大刀在西方的洋槍洋炮面前一敗塗地一樣，被外來的科學思想和民主思想打得抬不起頭來。其實這也並不是甚麼可奇怪的事。正如中國人在二十世紀也學會了製造洋槍洋炮而且一再打敗了洋人一樣，中國哲學也一定會到達一個剝極必復、否極泰來的時代。而且過去的批倒批臭，從根本上說還是一件大好事。猛烈的衝擊恰好洗刷掉了幾千年宗法的、封建的、專制的社會所加於中國哲學身上的一切污穢骯髒、荒謬迷信的東西而使之顯露出其本來的光輝。

中國哲學一個突出於世界其他各大哲學系統的品格，就是它並不把自己的價值源頭寄託在一個神或者上帝身上，而是把自己與宇宙結為一體，所謂「道之大源出於天」。因此和一百多年來許多西學的崇拜者的理解相反，經過衝擊而淨化了的中國哲學最容易和當代科學相結合。當然，哲學並不能代替科學，既不能代替自然科學，也不能代替社會科學（中國哲學正是因為過去在這方面「多管閒事」，而招致了應得的批判）。

和科學一樣，哲學歷來想在自己的範疇和理論中，建立普遍性的原則，所謂「推之四海而皆準，俟之百世而不惑」。但是科學已經發現自己脫不出文化的背景，哲學也無法擺脫自己民族的、社會的、歷史的、時代的色彩。我們既然是中國人，當然也不能擺脫自己的傳統。但是這並不是一件壞事，正是憑藉了這個傳統，我們可以更容易地開發十二億人的心靈。中國今天的目標是實現現代化，一個民族不能在自己的傳統中找到現代化的根源是不可能實現現代化的。而所謂現代化指的不僅是物質生活的豐裕，更重要的是要實現人的心靈的昇華。我們現在有外國的現代化的經驗可資借鑒，也有自己的傳統可資憑依。我們的現代化是可以實現的。梁漱溟先生在本世紀初曾斷定中國哲學是「早熟」的。這個「早熟」給了我們許多的智慧，也使我們吃了許多的苦頭。然而中國哲學早就預言人類各民族的哲學遲早會「百慮而一致，殊途而同歸」。讓我們這個「早熟」與其他民族也許是更適時的「成熟」一起重新成熟，把「現代化」這個與時推移的移動目標不斷地推向前進吧！

李慎之